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九

顧憲成 歐陽東鳳 吴炯

顧允成 張納陛 諸壽賢 賈巖 彭遵古 錢一本 子春

于孔兼 陳泰來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吳弘濟 譚一召 劉元珍 龐時雍
孫繼有

葉茂才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歷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為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起鳴自修

實以攻自修而庇起鳴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

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
臣言甚詳皇上槩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
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
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
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
無所係則難乎其為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為實皇上以
為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為太子
諸子為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

乎耦尊鈞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訓為法子孫以皇上為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即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為母而後稱子哉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

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竝封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

臣等亦有不能為皇上觧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凡凡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竝封議遂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書錫爵欲用

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啓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憲成姿性絶人幼即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

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
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
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落成偕同志
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
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
野聞風嚮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
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
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

士慕其風者多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為延譽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黄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為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税為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憶供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

左必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上言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令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

毒燄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為一空崇禎立始漸
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
後已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
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
畝謝不受萬歷十七年成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
請振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
請屢遷南京刑部郎中擢平樂知府撫諭生猺皆相親
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猺漸知禮讓

税使横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氐器骨吏不能年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為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吴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歷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入為兵部主事乞假歸恬靜端介不騖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進光禄丞天啟中累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庇憲成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無子置義田以

賠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邊被詔旌奬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歷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為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挾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内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

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駁且恚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畧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為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為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

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敎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敎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

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為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為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鳯思劾其奸貪寰亦訐鳯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與鳯思竝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廵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為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陛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册

立大典年来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
玆既届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
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勿言慨然
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扎竟付錫爵
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皐張位亦不
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来未有
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
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

官涂杰王學曾繼之斥為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鑨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為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陛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歷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尚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為請於有司而後已東林書院之會納陛與焉又與同邑史孟

麟吳正志為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滁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啟中贈允成納陛光祿少卿巖尚寶丞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既釋褐上疏願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既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為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戚里中官干請輒拒之遘疾請告歸授徒自給久之卒彭遵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歷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即發原任江西廵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諭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之十一時行

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為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二評事雒于仁進四箴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

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
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為
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
為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
弗為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
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為非有
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
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奬端昭恩怨之

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為治部院即分職之六卿内閣即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𩕳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為請教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令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傅傅之德義令外𡚒匱乏之私藏充盈不能一為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體令聖躬常年靜攝尚以多疾為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册立皇元子之儀至

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蕉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貲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為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納結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裡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

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氏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為奸為邪為浮薄必詈之為譏為謗為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既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

人心風俗糜爛於乞播登壟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熖爍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令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為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強固矧以艷處之褻如而為善譖之驪姬狐

媚既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論國本曰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為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為太子封皇考為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為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

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為信及今不斷蠱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瀆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居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冀其遲

廷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祖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揺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戇直帝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托一本造

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為民屢薦卒不用一本既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字若木萬歷三十二年進士歷知高陽獻二縣徵授御史太僕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詆顧憲成春三疏首發其憸邪出按湖廣請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禄少卿顧憲成卹典楚宗人以訐偽王事錮高牆者甚衆春為訟

究尋復請釋回故宗家屬語甚切至咸寧知縣滿朝薦久繫奏請釋之因請并釋王邦才卞孔時又再疏劾守備中官杜茂且備陳採榷之害言臣不忍皇上聽小人之謀名出漢桓唐德下為我明基禍之主帝以湖廣地為福王莊田春三疏力爭帝降旨切責葉向高致政去方從哲為首輔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則無事不曲從臣嘗歎皇上有為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

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娼嫉之徒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内相之意是甘為萬安焦芳曾趙志臯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責春安言瀆奏出為福建右參議尋丁父艱天啓初起故官召為尚寶少卿歷遷光祿卿五年魏忠賢黨門克新劾春倚恃東林父作子述削籍歸崇禎九年召拜通政使遷戶部右侍郎歷尚書總督倉塲條行釐弊十事以勞瘁予告未幾起南京

戶部尚書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條上戰守之策并論賊三可擊狀帝如議敕行十一年黃道周劉同升等諫楊嗣昌奪情被貶謫范景文等疏救春名與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問春為御史甚有聲及居大僚循職無咎會上疏請改折白糧忤旨罷歸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歷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

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摇主鬯之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𫉬罪申時行饒伸𫉬罪王錫爵非𫉬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遥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進君必巧㒂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

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
月有詔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
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
以俟嫡子者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
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
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
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
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

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啟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錫爵之兩諭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為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

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為宗社計獨不為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閒言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歷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

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南京
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
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
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
忤旨謫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
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泰来為黜定奏章帝以應圖既
貶不問泰來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
建儲不報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啟中孔兼泰来俱贈

光禄少卿于氏為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戸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戸部侍郎有清望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歴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黄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説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官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

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為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臯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

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益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為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為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

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為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實佐之南星以譏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覩梃擊事疏請

册立皇太孫絶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為給事中王曄所劾囑尚寳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曄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歴浙江

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其閱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凡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歴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廵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為其長𦢊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狠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寀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

嚴黨邪之禁吏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為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

為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禔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凡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歷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概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鑨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

儀表鏕世違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娟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衒違補衮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弘濟辨别君子

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為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奬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斥為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禄少卿吳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

擢御史連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吳定戎政侍郎郝杰薊遼總督顧養謙不納三王並封詔下偕同官抗疏爭既而以論應宿攀龍事貶二秩調外王錫爵等疏救給事御史執政疏每上輒重其罰竟斥為民未幾卒熹宗時贈官如希范譚一召大庚人孫繼有餘姚人一召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陛等以

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鑨又相繼罷去矣怒心横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弘濟救攀龍則黜黄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罰鄭材傾陷善類而黜罰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為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内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畧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悮國家大計哉與一召疏並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

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温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皋等大學士沈一貫

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柬政以來比暱憸人叢集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皐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皐亦詆元珍為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敕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佯救給

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還怒元珍等皆除其名

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自免去光宗即位起元珍光
禄少卿時遼瀋既没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
招撫軍民為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推
為東路廵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
封疆國縉為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
為贊畫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冐
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觧
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内地萬一敵中間

諜闌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廵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為事表節義䘏鰥寡行義重於時時雍汶上人萬歷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歷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既而課羨請以餉邉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

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旣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年金汝諧年志變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旣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啟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

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強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祗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並棼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贊曰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

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於是矣憲成諸人清節姱修為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為重獵時譽者資以梯榮附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語曰為善無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考證

顧憲成傳都御史辛自脩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　臣方煒按是時起鳴有疏訐自脩見明實錄謹附識

顧憲成傳二十一年京察　臣方煒按二十一年三月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員外郎虞淳熙兵部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譏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

黄非體上貢吏部回奏鑨疏爭遂奪其俸并鐫南星三秩調外見明實録謹附識

顧憲成傳尋遷文選郎中　臣方煒按是時鄒元標左遷南刑部求去上允之憲成力勸錫爵疏留錫爵勉從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顧憲成傳忤帝意削籍歸　臣方煒按憲成削籍禮部郎中何喬遠疏救謫廣西布政司經歷見明實録謹附識

顧憲成傳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　臣方煒按是時與憲成同舉王家屏者為吏部主事章嘉禎謫羅定州判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顧憲成傳既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為延譽　臣方煒按丕揚時為吏部尚書先是二十三年丕揚掌外察黜督學馬猶龍及叅政丁此呂侍郎沈思孝力爭不聽疏逮此呂論戍死以是幷怨思孝至是娃臣力攻三才憲成為移書向高及丕

揚救之并言思孝猶龍之賢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顧憲成傳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 臣方煒按兆魁與給事中朱一柱疏攻憲成事在三十九年五月見明實録謹附識

顧憲成傳歐陽東鳳附屢遷南京刑部郎中 臣方煒按東鳳由知縣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見明實録謹附識

顧憲成傳憲成輩講學東林爲建書院　臣方煒按東林書院記東鳳所撰也後魏忠賢毀書院見其碑遂被削奪崇禎初乃復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顧允成傳褒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絶狂誕　臣方煒按褒疏言臣爲善二十年曲謹木彊無不如瑞獨崇詭飾虛則不屑爲見明實録傳所謂其言絶狂誕者指此謹附識

顧允成傳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又爭拾遺

事者戸部主事滁人賈巖　臣方煒按是時同爭拾遺者尚有右僉都御史王汝訓大理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等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于孔兼傳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　臣方煒按是時左都御史李世達有請宥泰來等一疏不聽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于孔兼傳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　臣方煒按魏忠賢

亂政時以孔兼曾救南星惡之遂削籍崇禎初乃復
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史孟麟傳且救御史劉光復　臣方煒按光復初指斥
東林又排擊李三才及梃擊事起光復廷諍下獄上
怒叵測孟麟至是疏救光復得減死見明實録謹附
識
薛敷教傳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　臣方煒按是時
敷教方觀政在部因有是疏見明實録謹附識

劉元珍傳盡黜政府私人錢夢皐等　臣方煒按是時詔留被黜給事中錢夢皐御史錢一綜等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劉元珍傳近見夢皐有疏每以黨加人　臣方煒按三十一年九月夢皐承一貫指與給事中楊應文以楚假王事疏劾侍郎郭正域并及次輔沈鯉于是正域罷會妖書事起夢皐遂直指正域并及鯉至是年四月夢皐復論楚事請削正域籍并誣純黨庇元珍遂

抗疏劾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劉元珍傳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

臣方煒按是年四月元珍疏未上之先大理少卿徐宗濬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疏劾夢皐不報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劉元珍傳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

臣方煒按是時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吾弼與南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各論拾

遺尚書王基給事錢夢臯鍾兆斗必不可留并論沈一貫交結近侍之罪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考證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

魏允貞 弟允中 劉廷蘭　王國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歷五年進士授荆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葬羣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往且扶其

奴治行最徼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常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尚書吳兌兌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

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陛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諳達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餉既尅其半以充市賞復尅其半以奉要人士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真遷叙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

臣吕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申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愠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為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並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户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並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給事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久之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絶俗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裁幕府歲供及州縣冗費以其銀數萬繕亭障建烽堠罝罷市馬易粟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補之鴈門平定軍以逋屯糧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岢嵐互市省撫賞銀六萬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為府自款市成邊政廢允貞視要害築邊牆萬有餘丈政聲大著帝亦數嘉其能會詔中官張忠採礦山西允

貞抗疏極諫不報己酉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絳縣礦以儀賓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並報允允貞恐民愈擾請令忠無領亦不納三殿災詔求直言允貞言咎在輔臣歷數趙志皐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過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

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魯坤馬堂髙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横行生殺予奪悉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况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

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先是張忠以開礦至後滁朝復至榷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

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愬冤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允貞請留應春不報允貞父已九十餘允貞歲歲乞侍養章二十上廷議以赦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請益力始聽歸士民為立祠已

閱視者奏允貞守邉勞即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啟初追謚介肅弟允中允孚允中為諸生副使王世貞大罷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並為舉首負雋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歷八年進士張居正專政災異見而中外方競頌功德允中廷蘭各上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能用允中尋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勲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官刑部郎

中亦有名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所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出視畿輔屯田清成國公朱允禎等所侵地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潘晟入内閣帝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瑋牛惟柄張鼎思抗言不可寢其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簾五黄金

三萬白金十萬居正子簡修躬齎至保邸而保揚言陛下取之誣汙聖德因發曾省吾王篆表裏結納狀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而國亦由此顯名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顏鯨魏允貞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掌河南道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

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言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賴國以免久之起故官涖山西改督河南學政遷山東參政所在以公廉稱召為太僕少卿復出為山西副使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歲凶屢上寛恤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

聚衆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進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國剛介與弟吏部侍郎圖並負時望為黨人所忌乞休歸卒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歷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徵授御史時以殿工礦税四出驕横懋衡上疏言與其騷擾里巷榷及雞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工令避加賦之名而為竭澤之計其害十倍於加賦忤旨停俸一年巡撫陝西税監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

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言官亦爭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為難召亡命擐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為永諱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永益急永黨王九功輩多私裝恐為有司所跡託言永遣乘馬結陣馳去縣隸追及之華陰相格鬬已皆被繫懋衡遂以反逆聞永窘

甚爪牙盡亡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薦被逮永不久亦撤還闗中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啟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引疾

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堅卧不起旣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為首遂削奪崇禎初復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歴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歴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化龍及鄒元標並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遷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廣

設方畧悉禽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為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稅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間延引奸徒偽鍥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敓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且密令死囚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然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為盜浙人趙

一平用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

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才又上言臣為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鶩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亦不報三十年帝有疾詔罷礦稅俄止之三才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濬渠建閘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

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臯交章乞留而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觧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税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

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内府匱乏夫使内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征求簺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

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既而䧺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内晏然歙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為陳增參隨縱横自恣所至鼓吹盛儀衛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己累幷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十四年皇孫生詔併礦税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不盡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力繼又

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已既忌其有所執爭形已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已欲壞其成行賄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俸五月其明年暨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從命魯保兼之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三才嘗請補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

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
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爲憲成
諸人發已復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
始且力言遼左阽危必難永保狀帝皆置不省三才揮
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侵又請
振恤蠲馬價淮人深德之屢加至戶部尚書會內閣缺
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
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

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偽險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衡相繼為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為澧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

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文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才即以兩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力訐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

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廠為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顔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坐事下

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曰自沈一貫假
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
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
為讐士昌光復尤為戎首挺身主盟力為一貫敬報怨
騰説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
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
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
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吴亮馬孟

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龎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讐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

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職為民天啟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為盜臣御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決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並主之已德完迫衆議忽

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議竟不決事遂寢三年起南京户部尚書未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為衆所毁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

贊曰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者衆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已同也名高則毀之者亦衆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已異也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黨日衆而爲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閎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儁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則好同惡異之心勝也易曰渙其羣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考證

魏允貞傳俄劾兵部尚書吴兊兊引去　臣章宗瀛按允貞劾兊先結高拱張居正又餽馮保千金且以軍械火器私遺諳達不可典中樞見明實録傳未詳謹

附識

魏允貞傳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温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　臣章宗瀛按是時御史何

熊等交章乞下部院疏亦不報見明實錄謹
附識

余懋衡傳遂上疏極論永罪　臣章宗瀛按三十年三
月大學士沈鯉朱賡亦言秦人恨永甚宜撤之不報
見明實錄謹附識

余懋衡傳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縣知縣滿朝薦　臣
章宗瀛按是時永誣劾朝薦承懋衡指遮劫貢物帝
怒曰御史酖無恙而朝薦代為報復即遂逮之見明

實録謹附識

余懋衡傳朝薦被逮　臣章宗瀛按是時藍田令王邦才積忤永因與朝薦并被誣逮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李三才傳歙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為陳增參隨縱橫自恣　臣章宗瀛按三才未劾守訓之先御史劉曰梧甞疏劾之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帝皆不報見明實録謹附識

李三才傳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已　臣章宗瀛按

沈鯉將入閣一貫深忌之欲諷鯉辭召命貽書三才

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也三

才答書言鯉忠直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是弁

憾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李三才傳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

去留為漕政計　臣章宗瀛按三十八年五月吏部

主事王三善乞勘三才不報見明實録謹附識

李三才傳三才既家居　臣章宗瀛按三才家居後御

史孫居相有荐三才一疏見明實録謹附識

李三才傳起南京户部尚書　臣章宗瀛按是時樞輔

孫承宗以遼東經畧荐三才遂有南户部之召見明

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四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姜應麟 從子思睿

陳登雲

羅大紘 黃正賓

李獻可 舒弘緒 陳尚象 丁懋遜 吴之佳

葉初春 楊其休 董嗣成

賈名儒 張棟

孟養浩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曾 涂杰

張貞觀　樊玉衡 子鵬遇 孫自一 維城

謝廷讚 兄廷諒　楊天民

何選 馮生虞 任彥蘖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為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

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别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宫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不旣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册立元嗣為東宫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

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册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並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後言者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

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
重譴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
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
卒贈太常卿從子思睿字顓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啓二
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
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
懲毖愈甚頽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
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

家人周文郁為副將弟素儒為錦衣叔父人瑞為中書受賕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王績燦巡按雲南陸辭歷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拯焚救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大柄僅付二三閹寺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旨切責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內臣思睿請竝撤監視京營閱寧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伉數請囑提學僉

事黎元寛會元寛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寛揭為據體仁謂揭不出元寛手思睿等羣謀排陷元寛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學書院思睿為置田搆學舍公餘親涖講授代還乞假歸里未幾卒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歷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政

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賞改巡山西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早決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流曩陛下重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勛貴簧鼓朝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

為不立東宮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亦為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淶順天巡撫王致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剛為柔壬午

以後昵於情則化直為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
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
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
顧居其半夫臺諫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
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鋤大奸殲巨蠹哉與其悞用而
斥之不若慎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出按河南歲大飢
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囊示登雲登雲
即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巡

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

歸尋卒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歴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

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書數千言已

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

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

三月更緩冊立事尚書曽同亨請如前詔忤㫖切讓大

紘復以為言詔奪俸如有德大學士許國王家屏連署

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襃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紿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

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況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過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為自交宫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為集菀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

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為民羽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黄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獄拷訊斥為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大絋志行高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為三羅天啟中贈光祿少卿正賓歙人以貲為舍人直武英殿恥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遊益有聲士大夫閒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

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
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
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宦寺語
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歷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
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
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
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

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並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皋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為民戶科左給事中孟養

浩御史鄒德泳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

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

怒廷杖養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貶一秩出

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

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

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為謨吏科左給事

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

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

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敘咸報寢天啟初録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禄卿弘緒名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歷八年進士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啟中贈光禄少卿尚象都勻人以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嘗劾罷尚書沈鯉為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國人始稱焉天啟中贈官如弘緒懋遜霑化人為餘姚知縣有治

績入為吏科給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佳長洲人初為襄陽知縣初春吳縣人初為順德知縣並以治行徵至是與張棟並斥稱吳中三諫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初春光祿少卿之佳孫造亦兵科給事中敢言其休青城人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内官張德毆殺人帝令司禮按問薇罪其下其休乞並付德法司竟報許帝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

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烏程人
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
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真定人贈官如初春棟字伯任
崑山人萬歷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
請盡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
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吳中
白糧為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
時行王錫爵紬其議棟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劾

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拾遺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總兵官李迎恩繼爵留餘並罷已言邊臣叙功不宜及內閣部科帝亦從馬遣視固原邊備時經略鄭洛方議和楝言撤里克負固不歸布色圖僳黠如故浩爾齊宰桑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論兵部尚書王一鶚會一鶚已卒洛亦報撤哩克東歸遂寢其奏楝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會洛視師豈止欲其虛詞媚

敵博一順義東歸畢事耶今浩爾齊宰桑依海為窟出没自如不宜叙將吏功報聞毋卒棟年已六十毀瘠廬墓而卒天啟中贈太常少卿德泳祭酒守益孫養浩羽正自有傳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户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帝嚴譴李獻可養浩疏諫曰人臣郎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罪獻可甫齊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

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為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恐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於豫教安如來歲不遊移於冊立是重啟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

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冊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令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為民永不敘用中外交薦悉報寢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歷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為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浩爾齊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曾等經理及學會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並詔封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册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為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

但元子既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宫正嫡之生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宫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竝舉冠服宫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寀淆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宫尚耀前

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

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為戲也夫人臣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竝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

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

亦當為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

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

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

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

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謫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為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啟時贈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歷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官入為刑科給事中抗疏爭三王並封其略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為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

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册立之事乃今已屆期忽傳竝封為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遅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後改為竝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所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為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

後嗣之繫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即陛下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並封之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耶宮闈之內衽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即如昨歲冊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並封之疏

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夫別名號辨嫌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竝封而同號則有竝大之嫌逼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渙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王錫爵疏救免戍為民尋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歷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
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疏
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璫工內侍俱廕錦衣
學曾論其太濫且劾工部尚書楊兆諛諂中官兆惶恐
引罪已言龍江關密邇蕪湖蕪湖已徵稅龍江不宜復
徵格不行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
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
學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

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感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覽之麟聞彼為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命内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興國判官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兩人帝怒奪俸一級學曾累

遷南京刑部主事名為光禄丞與少卿涂杰合疏爭三王竝封忤旨皆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用不納卒於家杰新建人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入為御史擢官光禄熹宗時贈學曾光禄少卿杰太僕少卿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厯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出閱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亡命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潞城新寧二王帝納巡按

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絕姻守清乞輸課於官開礦如故貞觀力爭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皆貪子木黄縁為兵部侍郎貞觀並追劾之子木坐貶采菲奪職還進工科右給事中泗洲淮水大溢幾齧祖陵貞觀往視定分黄道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三王竝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濬王珵堯由郡王進封其諸弟止應為將軍珵堯為營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

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復將遣官貞觀再諫不報明年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於是貞觀等上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即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靳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

旨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
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
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
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
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切救乃貶
三秩頃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連章申論
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啟中
卒贈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齊黄岡人萬歷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徵授御史京察謫無為判官稍遷全椒知縣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冊立久稽上言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為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

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臯等力救
言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怒而不發再踰
月以憂危竑議連及遂永戍雷州長子禺遇伏闕請代
者再不許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
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於家子
維城舉萬歷四十七年進士除海鹽知縣遷禮部主事
天啟七年坐事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即位魏忠賢未
誅抗疏言髙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

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臭免並叨封爵皆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藉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請褒恤楊漣萬𤩽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官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人心昭國典未斥吏科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並採納之崇禎元年遷戶部主

事進員外郎歴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計罷歸十六年黄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張獻忠破黄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爕死之賊欲屈維城抗聲大罵刃洞胸而死賊遂驅婦女墮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實塹焉自一光山人

謝廷讃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為東安知縣初歲飢吏偽增户口冒振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為請

得減戶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禱於神得屍所在獄遂成廷讚舉萬歷二十六年進士未授官即極論礦稅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詔二十八年春舉行册立冠婚之禮將届期都御史温純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不報廷讚上疏言閣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撤冠婚册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數日命大學士趙志皐沈一貫擬敕諭令禮部具儀比

擬諭進境不發志鼻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静俟遂褫廷讚職為民並奪尚書蕭大亨侍郎郃杰董裕俸一歳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歳冊立之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啟中贈尚寶卿凡廷諒字友可萬歴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王錫爵廷諒言廷機才弱而閣錫爵氣髙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為王

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歷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有異政擢禮科給事中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年號從之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

拱閒有之而唐遂易為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敚難厭不市而征税無礦而輸銀甚且毀廬壞冢籍人貲産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懐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貪黷將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延綏總兵趙孟麟官潛師襲寇以大捷聞晳撫李汶王見賓等咸進秩予蔭寇乃

大入殺軍民萬計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論之奪見
賓職夢麟戍邉汶亦被譴天民尋進右給事中冊立又
稽再疏請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
婚後冊立天民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
其俸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天民請罷考官楊
道賓顧天埈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復偕同官
上言請早定國本帝大怒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
俸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公疏請

亦奪俸大民得貴州永從典史至九月帝進廷議始立東宮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為立祠其後長吏不職父老率聚哭祠下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歷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徵授御史廷臣爭國本多獲譴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妃俾妃自請國泰猶豫選厲色責之曰若不及今為身家計吾儕羣擊之悔無

及矣國泰懼乃入告於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不懌已知出選指深銜之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鄒元標於文選疏六日不下選以為言帝憶前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選帝憾未釋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為民以閣臣言稍寛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彦蘖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彦蘖於外生

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並斥彥蕠為民於
是御史許聞造上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為比周謂
論諫為激擾詘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禄太僕
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言縣缺不補敲朴遍於宮
闈衍揚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
愈增其額奏牘沉閣而莫稽奄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
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
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

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謇諤之風視昔太沮矣不報生虞大足人彥襲任城人天啟中贈還光禄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贊曰野史載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說雖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鄭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應麟等交章力爭不可謂無羽翼功究之鄭氏非褒驪之煽處國泰亦無駟鈎之惡戾積疑名謗被以惡聲詩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諸臣何其好爭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考證

姜應麟傳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别嫌事當慎始　臣黄壽齡按明實録應麟疏首有正名定分國本所以安别嫌明微君道所以正四語故疏末有誠欲正名定分云云正與疏首相應史畧之謹識

姜應麟傳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　臣黄壽齡按明實録所載應麟奏疏情亦不廢句下尚有長幼之分明

而本支之義得矣二語史畧之謹識

姜應麟傳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並得罪　臣黃壽齡按沈璟孫如法並得罪考實録璟謫三級得行人司司正如法得廣東潮陽典史如法事並詳孫鑨傳謹識

姜應麟傳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　臣黃壽齡按明實録應麟嘗言四事一慎守掌一謹出納一議耗糧一禁科刻傳未之載謹識

姜應麟傳從子思睿附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

曰輔王績粲　臣黄壽齡按魏呈潤等獲罪事詳諸

人本傳謹識

陳登雲傳疏陳安攘十策　臣黄壽齡按十策史未臚

列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陳登雲傳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

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淶順天巡撫王致祥又

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

檢　臣黄壽齡按疏論陸光祖等考陸光祖及馮時可事詳本傳餘則史未之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羅大紘傳黄正賓附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　臣黄壽齡按詞連正賓事詳魏忠賢傳謹識

李獻可傳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　臣黄壽齡按王家屏封還御批言詳閣疏詞奏請豫教當早宜納其言即不然宜貸其過而遽加降罰竊恐轉滋爭論煩

聒無寧時詳見明實録謹識

李獻可傳 陳尚象附 嘗劾罷尚書沈鯉 臣黄壽齡按

沈鯉被劾事詳沈鯉本傳謹識

孟養浩傳一字之誤本屬無心 臣黄壽齡按一字之

誤謂誤書弘治年號詳獻可本傳謹識

王如堅傳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 臣黄壽齡按朱維

京戍極邊亦以疏請册立之故事詳維京本傳謹識

王學曾傳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 臣黄壽齡按

蔡時鼎以言獲罪事詳時鼎本傳謹識

樊玉衡傳子維城附坐事謫上林苑典簿 臣黄壽齡按維城坐事被謫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樊玉衡傳子維城附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 臣黄壽齡按張體乾等及五虎五彪之徒事詳魏忠賢傳謹識

楊天民傳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 臣黄壽齡按明實録士昌謫貴州鎮遠典史至天民所謫之地本傳已

詳謹識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盧洪春 范儁 董基 王就學等 李懋檜

李沂 周弘禴 潘士藻 雒于仁

馬經綸 林熙春 林培 劉綱

戴士衡 曹學程 子正儒 郭實

翁憲祥　徐大相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歴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諭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

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

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為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從廷杖六

十斤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少卿御史范儁嘗陳時政帝方疾見儁疏中防人欲語斥之主事董基以諫内操謫官其後員外郎王就學因諫帝託疾不送梓宫尋罷去皆與洪春疏相類范儁字國士高安人萬歷五年進士爲義烏知縣徵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爲戒先是慈寧宫災給事中鄒元標疏陳

六事忤帝意及帝遘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進入帝恚曰嚮未罪元標致儁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鐫秩帝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為民明年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謫諸臣詔許量移惟儁不敘給事中孫世禎御史方萬山等言儁不宜獨遺坐奪俸自是屢薦不起里居數十年卒天啟初復官贈光祿少卿董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歷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

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廷尚書張學顔諫不納
基抗疏曰內庭清嚴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
試竊為陛下危之陛下以為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
無恐手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
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
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
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
肘腋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

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靡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貶二秩調邊方九卿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請納基言不聽竟謫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小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語司禮監曰此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剥膚患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請

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

祥忻州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歷十四年進士授户部主事

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

生錢允元往規之為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

與就學語相類錫爵悟並封詔得寢就學改禮部進員

外郎尋調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

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臯言

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就學抗疏曰人子於親惟送死為大事今乃靳一擧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為民尋卒於家繼皐抗疏未幾給事中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黍銓政并及繼皐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自陳皆慰留獨繼皐致仕去卒贈禮部尚書繼皐字

以德無錫人萬歴二年進士第一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歴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宜懋檜及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請帝詔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且不得專達以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内供御近習閑言路議蠲振慎刑罰重舉剌限田制七

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剌及建言諸臣懲檜上言庶因世廷條奏波及言者欲槩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為海內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為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

不為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建章保留頌功諛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為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卧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

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
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
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
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賍其章奏多寡得失為殿最
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
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
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
秩為湖廣按察使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

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啟初終太僕少卿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歷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中官張鯨掌東厰横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大學士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

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為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藉藉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既

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

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錫爵卒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實鯨為之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授意言者發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時周弘禴潘士藻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為烈家居十八年未名而卒光宗嗣位贈光禄少卿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歴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降無為州同知遷

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尚書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憤也學顏給張鯨為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為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為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為内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

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諉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為其附權奸而棄直言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顔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諌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

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出燿世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綸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爲尚寶丞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廵撫僉都御

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交際弘綸疏發之詔褫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秦漢二壩弘綸請以石為之濬渠北達鴛鴦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薦巴承恩王文秀巴延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投劾歸卒於家天啓初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潘士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歴十一年進士授温州推官擢御史巡視北城慈寧宫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婦女邏者執之為所毆訴於士藻私牒司禮監治之帝

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闕斃其一鯨方掌東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名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聽尋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尚寳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初即位馮保竊權帝御殿保輙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遵乃大學士高拱門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謀逐拱遵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因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頃之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為遵罪因傳旨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

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惶懼不敢承俱貶三秩調外遵得
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遷光禄卿改右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歷十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
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為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
諫其畧曰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
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
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
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

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傅索䘏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宮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扶中宮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

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孟氏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門鋸何避焉臣今敢以

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
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糵昕夕不輟心志内憒威
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醲醑勿崇色箴
曰豔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
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内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
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剥
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尚操切政鮮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

暴戾羣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會歲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葢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宫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為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頷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為民久之卒天啟初贈光禄少卿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歷十七年進士除肥城

知縣入為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狗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鎸員外郎曹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産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强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忤㫖亦鎸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㫖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栲訊無實謫郎中

徐維濂於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户主名舉朝震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帝意誠家奴錦衣副千户霍文炳當遷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為罪旋移怒兩京科道以為緘默命掌印者盡鐫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彦黎道昭孫羽侯黄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吴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並停俸

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臯陳于陛沈一貫及九卿各疏爭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寛諸臣皆不納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尚書孫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為民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為

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輙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覩

陛下所為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閶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

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令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為雜職則輔臣何顔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為編氓

則九卿何頗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

甚陛下獨不思自為社稷計乎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外經綸既獲譴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温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為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為忤旨則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

廟堂之上卒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為此不為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柰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熙春荼鹽判官加貶經綸為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頃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為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諡聞道先

生培由鄉舉為新化知縣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為神徵授南京御史劾罷誠意伯劉世延寘其爪牙於法已上書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并論及沈思孝等帝怒謫福建鹽運知事告歸卒天啟初復經綸官贈太僕少卿培贈光禄少卿熙春亦還故職屢遷大理卿年老乞罷時李

宗延柳佐輩咸官於朝頌其先朝建言事詔加戶部右侍郎致仕

劉綱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以孝義聞綱舉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晷無禹湯罪巳之誠文景蠲租之恵臣巳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榷稅採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絶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

早魃為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

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守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

晝之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

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

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閟耳目斷地脈忽天

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遥陛下深居静攝

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即外廷有不知上天寧不見邪

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

門為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餐有汚政地何以閣為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强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概不錄叙是曰積才閫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趣揭竿之徒是日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為怪是曰積玩諸所

為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臯不能以去就爭
天應隨之毫髪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
見兎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專任志臯處堂相安小之隳
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
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闗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
將罪之以方遘殿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
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
相屬綱直攻志臯短故嗛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

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並四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歷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縣擢吏科給事中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其罪已請亟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使陳增請假便宜得舉刺將吏淮揚魯保亦請節制上司士衡力爭仁聖太后梓宫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情送死大事奈何於內庭數武地靳一舉足勞今山陵

竣事顧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錦衣千户鄭一麟奏開昌平銀礦士衡以地逼天壽山抗疏爭皆不報二十五年正月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疆圉日蹙也根本動揺也武備疎略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日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惰自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

時御便殿召報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亦不報日本封事敗再劾星及沈惟敬楊方亨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刑部侍郎呂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李宜春時鑛已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劉道亨右坤力詆士衡謂其受大學士張位指士衡亦劾道亨與星同鄉為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皆報寢尋劾罷又遷郎中白所知帝惡吏部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朋

比都給事中劉為楫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及士衡俱引罪謫貶為楫一秩與廷蘭等並調外士衡得蘄州判官無何謫改遠方乃授陜西鹽課副提舉未赴會憂危竑議起竟坐遣戍先是士衡再劾坤謂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因請舉册立冠婚諸禮帝不悅至是有跋閨範後者名曰憂危竑議誣坤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户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先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

承恩大懼以坤道享所知故與士衡有隙而全椒知縣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妄指士衡實為之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詔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玉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昆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職閒住署

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為作等解不聽奪
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應章等復論
救帝不悅斥位為民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
士衡卒於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王衡
生還帝不許天啟中贈太僕少卿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海
寧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尚書石星
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為正副使

往行冊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
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
抗疏言遡者封事大壊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
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為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
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
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
經畧宋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帝以實沮撓謫懐仁
典史後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既罷而朝鮮復懇請

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為民并敕石星盡錄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臯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即以方亨為正使矣而學程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關節逮下錦衣衛嚴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寃志臯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卒弗聽數

遇赦亦不原其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請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為孝子郭實字伯華高邑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選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奏燿結政府狀請徐溝丞實復劾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鉅萬為衡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為公費自

燿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皆以自潤敗
自是率預滅其籍無可稽矣實以論朝鮮事黜久之封
貢不成星下吏給事中侯廷佩請還實官不許家居十
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終大理右寺丞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歷二十年進士為鄞縣知縣
課最入為禮科給事中以憂去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
其一論掣籤法言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
代苟為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中為掩飾之術

請亟停罷時不能從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弘綱貶官芳亦被責言者詆朱賡李廷機輒被譴憲祥疏論已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痾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註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

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屢
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
以考察為言路所攻求去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
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為寒心既而軍政拾遺疏為錦
衣都督王之楨所撓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
亦留中憲祥皆抗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
邦才以忤稅使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因復請推
緩刑德意宥纍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一

年命輔臣葉向高典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
官坐貶吉皆從内出憲祥力諫中官黄勲趙禄李朝用
胡濵等不法亦連疏彈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
徐大相字覺斯江西安義人萬歴四十四年進士授東
昌推官改武學教授稍遷國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
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後姍侮
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奸邪時接疏者
即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閲第二疏

顧受曰此即論汝罪也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學録喬拱壁亦疏劾受不報明年遷兵部主事天啟二年調吏部稽勳主事移考功明年進驗封員外郎進士薛邦瑞為其祖蕙請謚大相與尚書張問達議如其請熹宗方惡邮典冗濫鐫大相三秩出之外問達等引罪不問大學士葉向高都御史趙南星等連疏救乃改鐫二秩大相方偵命羣奄黨受者數十輩持梃譟於門比搜大相槖止俸金七十兩

乃閑然散家居杜門讀書里人罕見其面崇禎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遷驗封郎中歷考功文選奏陳遵明旨疏淹滯破請託肅官評正選規重掌篆崇禮讓勵氣節抑僥倖釐吏弊十事帝即命飭行故尚書孫丕揚等二十六人為魏忠賢削奪大相請復其官帝不許旋以起廢忤旨貶秩視事給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廢協輿論不當譴不聽父憂歸卒於家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圮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

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絞訐摩上君子弗為謂其忠厚之意薄而衒沽之情勝也雖于仁焉經綸詆譏譙讓幾為儕偶所不能堪矣聖人取諷諫意者殆不如是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考證

盧洪春傳洪春　臣嚴福按畿輔志洪春一作涿州人父仲佃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謹附考

盧洪春傳內豎三千人　臣嚴福按張學顏傳作內豎二千人與此互異謹識

李沂傳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　臣嚴福按本紀十五年申時行請發留中章疏則不始於十

七年也紀傳互異謹識

李沂傳河東有秦漢二壩弘禴請以石為之濬渠北達鴛鴦湖　臣嚴福按寧夏河西本有石築漢唐等壩此外又有籌利渠弘禴所奏秦漢二壩盖援河西石壩一例築石又於籌利渠外更作一渠以達於鴛鴦湖見寧夏志謹附考

雒于仁傳名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宫手於仁疏援之　臣嚴福按郭子章所撰時行傳神宗以疏授時

行必欲嚴譴于仁時行反覆勸解以疏繳置御前者三請無發外然于仁雖不得罪而章奏留中實自此始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考證